

文心雕龍  
淺釋

劉勰著 向長清釋



# 父心雕龙浅释

刘勰著 向长清释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# 文 心 雕 龙 浅 释

刘 勰 著 向长清 释

\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3.75印张 315,000字 4插页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,04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928 定价：1.65元

## 前 言

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文之作。从梁代以来，它一直为人们所推崇。直到现在，仍然被公认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典籍。

说这部书较为全面，是因为它的评论范围包括了梁代以前所有的文体，连谱、籍、簿、录、方、术、占、式等等，都无一遗漏。说它很系统，是因为它很有条理。作者刘勰先以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四篇标明了全书的总纲，紧接着对于《楚辞》、诗、乐府、赋等文体，列举了各个朝代的代表作品，予以评论，有褒有贬。分开来看就象是诗歌简史、辞赋简史、诸子百家简史等等，使人们读后，对每一种文体都能留下一个简明的概念。另外，从《诠赋篇》开始，还简略地谈到了每一种文体的写作要领。不仅如此，从《神思篇》到《才略篇》，刘勰又对每一个创作环节的主要内容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。在《知音篇》，他提出了六条作为文学评论的标准。在《程器篇》，他谈到了作家人品的问题。最后以《序志篇》作为全书的总结，叙述了他写作此书的动机、经过和对此书所抱的希望。全书五十篇，由于刘勰的意匠经营，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。《序志篇》说：

“盖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若乃论文述笔，则固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。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至于割情析采，笼圈条贯，擒神性，图风势，苞会通，阅声字，崇替于《时序》，褒贬于《才略》，招怅于《知音》，耿介于《程器》，长怀《序志》，以驭群篇，下篇以下，毛目显矣。”

这一段话，实际就是刘勰对《文心雕龙》全书内容的高度概括。

古代骈体文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流于内容空洞。但是《文心雕龙》不然，从头到尾，洋洋五万言，竟能做到篇篇有意义，句句不落空；不觉其繁芜，但见其精炼。在一千五、六百年以前，并没有国家设立的图书馆，而刘勰竟能凭借着一个寺庙里的藏书 匹马单枪，驰骋在他所谓的“翰林”、“文囿”之中，写出了这样一部不朽的鸿文鉅制，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在刘勰以前，在《六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诸子百家的书籍里，早就有了一些有关论诗、论文的记载，但大都是一鳞半爪，不成系统。直到曹丕的《典论》，才开始有了专门论文之作。至于曹植、应瑒、陆机、挚虞、李充等人，也都曾经致力于论文，但是，正如《序志篇》所说：“《魏典》密而不周，《陈书》辨而无当，《应论》华而疏略，《陆赋》巧而碎乱，《流别》精而少巧，《翰林》浅而寡要。”由于年代久远，应瑒《文论》早已失传，《流别》、《翰林》也都只剩下了断简残篇，和《魏典》、

《陈书》一样，都并未具体地谈到有关创作的方法。陆机《文赋》虽是比较突出的专门论文之作，正如《文赋》中所说：“余每观才士之所作，窃有以得其用心。”看来，他和刘勰的动机完全相同。但是要在短短的一篇《文赋》里，把作者“为文的用心”完全写出来，自然是非常困难的。其结果免不了会流于“巧而碎乱”。刘勰既已感到前代各家评论的缺点，于是继续钻研，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，有继承、有革新，当然，主要靠他自己精心的创造，终于完成了这样一部内容较为完备的作品。

这部书，不仅内容比较充实、完备，书名也很奇特。在《序志篇》里，刘勰说：“夫《文心》者，言为文之用心也。昔涓子《琴心》，王孙《巧心》，故用之焉。古来文章以雕缋成体，岂取骀爽之群言雕龙也？”这就是他对于本书取名《文心雕龙》的解释。既然是为了阐明作者为文的用心，他便模仿《琴心》、《巧心》，取名为《文心》。另外，他虽然声称：“岂取骀爽之群言雕龙也”，但是，实际上他是从刘向《别录》：“言骀爽修饰之文，若

雕龙文也”来取义。把“文心”与“雕龙”合并起来，就意味着用雕龙文的办法把作者“为文的用心”写出来。这就是本书简明的含义。事实上，刘勰正是这样逐字逐句，反复推敲，勤加修饰，最后才写成了这样一部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大放光彩的作品。它既是有关创作方法的重要论著，又是文艺批评的教科书，在古代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

在《文心雕龙》一书里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《神思》以下一些专谈创作的篇章，每一篇章都是刘勰创作论的一个重要环节。他对每个环节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，内容非常具体。其中好些论点，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。

由于刘勰生活在古代封建社会里，所以《文心雕龙》的某些篇章，也不免带有封建思想色彩。如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祝盟》、《诏策》、《封禅》、《章表》、《奏启》、《议对》等篇，就有崇拜天地鬼神，尊敬皇帝，尊崇圣人与六经的封建思想色彩。对于指导创作，并无用处。但是，对于研究古代文学作品，这些篇章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参考资料。

《文心雕龙》是用骈体文写的，引用典故很多，而且，千余年来，经过辗转传抄，错字不少，以至读时相当难懂。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，才由杨慎、曹学佺等人开始为《文心雕龙》作校雠与评注。以后，又经中外学者继续校订和注释，已对此书的研究工作排除了很多障碍。但是，迄今尚无对全书加以浅近解释的版本。为此，作者以范文澜注本为蓝本，兼采现有各家校注，写成此书。间亦附有作者的己见。解说力求保留《文心雕龙》一书的原意。但因作者见识有限，缺点、错误在所不免。希望关心此书的同志们批评、指正。

此书承周定一同志予以校订，并提供了好些修正意见，特此致谢。

向长清

1982. 4. 30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|
| 前言 | ( 1 ) |
|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略谈《文心雕龙》的总纲、文体论、创作论与文学批 |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
|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|
| 评论 | ( 1 ) |
|----|-------|

### 浅释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原道第一 | ( 38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征圣第二 | ( 47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宗经第三 | ( 54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正纬第四 | ( 63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辨骚第五 | ( 69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明诗第六 | ( 78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乐府第七 | ( 89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诠赋第八 | ( 98 ) |
|------|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
| 颂赞第九 | ( 107 ) |
|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
| 祝盟第十 | ( 114 ) |
|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铭箴第十一 | ( 123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诔碑第十二 | ( 131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哀吊第十三 | ( 138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杂文第十四 | ( 145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诸隐第十五 | ( 152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史传第十六 | ( 161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诸子第十七 | ( 173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论说第十八 | ( 182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诏策第十九 | ( 192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檄移第二十 | ( 201 ) |
|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
| 封禅第二十一 | ( 208 ) |
|-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
| 章表第二十二 | ( 214 ) |
|-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
| 奏启第二十三 | ( 222 ) |
|-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
| 议对第二十四 | ( 231 ) |
|-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书记第二十五      | ( 239 ) |
| 神思第二十六      | ( 252 ) |
| 体兴第二十七      | ( 260 ) |
| 风骨第二十八      | ( 266 ) |
| 通变第二十九      | ( 271 ) |
| 定势第三十       | ( 277 ) |
| 情采第三十一      | ( 285 ) |
| 熔裁第三十二      | ( 292 ) |
| 声律第三十三      | ( 297 ) |
| 章句第三十四      | ( 304 ) |
| 丽辞第三十五      | ( 310 ) |
| 比兴第三十六      | ( 315 ) |
| 夸饰第三十七      | ( 321 ) |
| 事类第三十八      | ( 328 ) |
| 练字第三十九      | ( 336 ) |
| 隐秀第四十       | ( 344 ) |
| ✓指瑕第四十一     | ( 350 ) |
| 养气第四十二      | ( 358 ) |
| 附会第四十三      | ( 364 ) |
| 总术第四十四      | ( 370 ) |
| ✓时序第四十五     | ( 376 ) |
| 物色第四十六      | ( 392 ) |
| ✓才略第四十七     | ( 398 ) |
| 知音第四十八      | ( 410 ) |
| 程器第四十九      | ( 417 ) |
| 序志第五十       | ( 424 ) |
| 附录:《梁书·刘勰传》 | ( 432 ) |

# 略谈《文心雕龙》的总纲、文体论、创作论与文学批评论

## 一、《文心雕龙》的总纲

什么是《文心雕龙》的总纲或总论，其说不一。有的同志认为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为全书的总论<sup>①</sup>，有的同志认为《辨骚》及上述四篇都是此书的总纲<sup>②</sup>。前一种论断的根据是，《楚辞》的确是一种文体；后一种论断的根据是，《序志篇》有“文心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，文之枢纽亦云极矣”这样一句话。二者都有一定的道理。

在总纲里，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刘勰用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一语来概括，说明了“道”、“圣”与经书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什么是《原道篇》中的“道”呢？我们说，它既不是《老子》一书中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的“道”，也不是《中庸》所说的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，更不是韩愈《原道》里所说的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”刘勰列举了天地、日月、山川呈现的绮丽形象，认为这就是“道之文”。事实上，动植等物各具文采，它比画工描绘、锦匠编织出来的成品还要美妙；同时，林籁结响，泉石激韵，也有如竽瑟和球铎。这就是天然的形文和声文。刘勰以天地人为三才，说人为“五行之秀”，“天地之心”，并且还说：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

① 见詹鍈《刘勰与文心雕龙》第三节。

② 见陆侃如、牟世金《刘勰和文心雕龙》中《刘勰的生平和基本观点》。

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”《原道篇》由宇宙间的形文和声文进而谈到了人文，并且叙述了人文产生和发展的情况。文章很清楚地表明，这里的“道”，指的就是“自然之道”，只要有事物存在，就有它的文采存在。“自然之道”也就是自然界客观事物的规律。它与《老子》、《中庸》以及韩愈《原道》所说的“道”，并无任何共同之处。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《宗经篇》所说的“经也者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”这句话里所说的“道”，与《原道篇》所说的“道”，含义有所不同。《宗经篇》指的是儒家的圣人之道。郭绍虞先生说：“《原道篇》所说的道，是指自然之道，所以说‘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’。《宗经篇》所说的道是指儒家之道，所以说‘经也者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’”又说：“《文心雕龙》之所谓道，不妨有此二种意义。”<sup>①</sup>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相当道理的。各国文字都有一字多义的现象，某一个字究竟怎样解释，得根据全句或全段中的上下文来判断。所以《原道》与《宗经》的“道”，具有不同的解释，这是容易理解的。这里，我们还可以看看刘勰对“圣人”一词所下的定义，从而进一步明白“道”的不同含义以及“道”“圣”与经书之间的关系。

刘勰在《征圣篇》里说：“夫作者曰圣，述者曰明，陶铸性情，功在上哲，夫子文章，可得而闻。则圣人之情，见乎文辞矣。”“作者曰圣”，就是刘勰对“圣人”一词所下的定义。到底“圣人”包括哪些人呢？《原道篇》说：“爰自风姓，暨于孔氏，玄圣创典，素王述训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设教。”风姓，说的是太皞伏羲氏。“玄圣”有二说：《春秋演孔图》辑本说孔子之母征在感黑帝之后而生孔子，故称孔子为玄圣。但

<sup>①</sup> 见1957年《文学研究》第一期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“道”的问题》。

一般却认为系指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下至姬昌、周公等人；素王说的是孔子。杜预《春秋左氏传序》：“说者以仲尼自卫返鲁，修春秋，立素王。”《正义》说：“孔子自以身为素王，故作《春秋》，立素王之法，汉魏诸儒，皆为此说。”因此纪晓岚评便说：“玄圣当指伏牺诸圣。若指孔子，于下句为复。”他的这一论断，理由很充分。于此可见，“玄圣”指的是伏牺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姬昌、周公等人。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和历史，以上这些人都曾对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较大的贡献，所以刘勰称他们为作者，尊之为“玄圣”。《原道篇》说：“夫子继圣，独秀前哲，熔钧六经，必金声而玉振。”因此，孟子说孔子“集大成”，也就是集以上这些“玄圣”所创典则的大成。至于由孔子集大成而产生的成果，当然就是《六经》了。《六经》既然是儒家崇奉的经典，那么，“经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”这句话里所说的“至道”，就并不等同于《原道篇》里所说的“自然之道”了。因为《六经》已经掺进了人为的因素。原来的“道之文”，经由历代玄圣以及素王不断地充实与加工，已经形成了不刊（即不可磨灭）的经典，于是刘勰便得出了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这样的结论。从而使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自然而然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形成了《文心雕龙》全书总纲的主体，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。

然而，由古代直到齐梁，却又出现了大量假托圣人之作的纬书，在社会上曾经广泛地起到过以假乱真的不良影响。刘勰认为如果不把这些伪作与真正的经书区别开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于是继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之后，他又写了《正纬篇》，对此详加辨明。这样一来，《正纬》也就成为了此书总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至于刘勰说《楚辞》（即《骚》）也是“文之枢纽”，那是因为

《离骚》这篇文章，在汉朝曾被淮南王刘安认为兼有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的长处<sup>①</sup>，可以与日月争光；而注释者王逸则认为《离骚》之文“依经立义”，并称之为《离骚经》。汉宣帝刘询、扬雄等人也都认为《离骚》可以和经书相比。但是班固却认为屈原是“露才扬己，忿懣沉江。”并说：“羿、浇二姚，与左氏不合，昆仑悬圃，非经义所载”，只是因为这篇作品“文辞雅丽，为词赋之宗”，所以其人虽非“明哲”，却“可谓妙才”。于是刘勰便写《辨骚》一篇，来辨明以上两种不同说法的是非。但是，虽然他对《离骚》以及《楚辞》中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九辩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远游》、《大招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等篇，多所肯定，说这些篇章“能气往赭古，辞切来今，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”；还说：“观其骨鲠所树，肌肤所附，虽取熔经意，亦自铸伟词。”然而，归根到底，他却并未把这些作品拿来和《六经》等同看待。另外，自《九怀》以下，其余各篇，更不能与屈原、宋玉的作品相比拟。因此所谓《骚》（即《楚辞》）实际只是一种新兴的文体。我认为把《辨骚》列入文体论，还是比较适宜的。

## 二、《文心雕龙》的文体论

在《文心雕龙》以前，关于文体的分类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会（刘）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辑略》，有《六艺略》，有《诸子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有《兵书略》，有《术数略》，有《方技略》。今删其要，以备篇籍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分类，大体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淮南王刘安《离骚传》。

不出此范围。

魏文帝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涉及了对各种文体的评论，却未涉及史与子部，只说是：“夫文本同而末异，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，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。”说是四科，实际包括八种文体。此后，晋代陆机在他的《文赋》里，指出了某些文学作品的特点，说是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，碑披文以相质，诔缠绵而凄怆。铭博约而温润，箴顿挫而清壮。颂优游以彬蔚，论精微而朗畅。奏平徹以闲雅，说炜晔而譎诳。”其中并无《典论·论文》的“书”、“议”，却另增了“颂”、“说”与“碑”、“箴”。此后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又有所增益，仅以现今残存的篇章来看，就有了颂、赋、诗、七、箴、铭、诔、哀词、哀策、对问、碑铭等十一类。《文心雕龙》的文体论就是在前代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形成的。

《文心雕龙》一书的上篇，从《辨骚》到《书记》，共二十一篇，专论各种文体。《序志篇》说：“若乃论文叙笔，固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。上篇以上纲领明矣。”当时有“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”的说法。刘勰是同意这种观点的。《序志篇》所说的“论文叙笔，固别区分”，就是把各种文体按照文笔分为两大类，由《辨骚》到《哀吊》，都属于“文”的范畴。《杂文》、《谐隐》兼有“文”、“笔”二者的性质。从《史传》到《书记》，则都属于“笔”的范畴。刘勰就按照这个次序对各种文体详加论述。

在《文心雕龙》里，无论那一种文体，一开始都是先“释名以章义”。如“乐府者，声依永，律和声也。”“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”等等皆是。这样，便能使读者对于这种文体具有一个简明的概念。紧接着便是探索这种文体的起

源，并且论述其流变。如论诗，言其起源于古代的《葛天乐辞》，以后经由黄帝时的《云门曲》，尧时的《大章之歌》，逐渐发展成为以四言为主的《诗经》以及后世的五言诗。又如论铭，言其起源于轩辕黄帝刻舆几以匡正自己的违失，以后大禹、成汤都相继有所制作，但是好的作品并不多，直到张载的《剑阁铭》，才大放异彩，刻石于岷汉，为人所称颂。以上二例，都是既有“原始以表末”（即论述每种文体的源流）也有“选文以定篇”（即选出代表作并予以评论）的全部过程，可以说它就是诗与铭这两种文体的简史。最后便是“敷理以举统”，这就是刘勰对于每一种文体提出的规格要求，如说“夫属碑之体，资乎史才。其序则传，其文则铭，标序盛德，必见清风之华；昭纪鸿懿，必见峻伟之烈；此碑之制也。”即为一例。“敷理以举统”和“选文以定篇”一样，都涉及到文章的风格。前者要求的是这种文体共同的风格。如以铭箴而论，刘勰说：“箴全御过，故文资确切；铭兼褒赞，故体贵弘润；其取事也必核以辨，其摘文也必简而深，此其大要也。”“文资确切”是箴这种文体的风格特征，“体贵弘润”是铭这种文体的风格特征。至于“核以辨”、“简而深”却又是铭、箴两种文体共同的风格特征。至于“张载《剑阁》，其才清采”，“潘尼《乘舆》，义正体芜”，则又属于某个作家的某篇作品的风格特征了。

我们不难看出：《文心雕龙》一书对于文体的分类是颇为详尽的。计有：骚、诗、赋、颂、赞、祝、盟、铭、箴、诔、碑、哀、吊、杂文、谐、隐、史传、诸子、论、说、诏、策、檄、移、封禅、章、表、奏、启、议、对、书、记等三十余类。细分起来，杂文又有对问、七与连珠；书记又附有谱、籍、簿、录、方、术、占、式、律、令、法、制、符、契、券、疏、关、刺、解、牒、状、列、辞、谚。可谓洋洋大观，但也实在是过于繁

琐，至于把医方与占式之类也列为文体，更未免过滥。

如果把这些篇章细加对比，就会感到有的过于简略，有的近于拼凑。例如诸子百家包罗万象，谐辞隐语不过二十余例，而它们所占的篇幅却几乎相等。于是对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与《庄子》这三部重要著作，仅云“孟轲膺儒以磬折，庄周述道以翱翔”和“研夫孟荀所叙，理懿而辞雅”，实在难以概括三家作品的风格特征。至于《谐隐篇》诸例，有的见于《左传》与《礼记》，属于经典一类；有的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战国策》和《列女传》，属于史传一类；有的见于《荀子》与《世说新语》，属于诸子一类；有的明明是赋，自有其归属，然而刘勰却把这些篇章杂凑在一起，使与《史传》、《诸子》、《论赋》等篇并列，未免令人感到有些重复。因此刘勰对文体的分类，虽然很细致，却未全被后世的选家所采纳。

至于时代稍后的肖统，他在编《文选》时，标明了他的选录标准是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于是史书只录论、赞、诏令等很少一部分，子书全部被舍弃，按照先后排列的顺序，分为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文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事、牋、奏记、书、檄、对问、设论、辞、序、颂、赞、符命、史论、史述赞、论、连珠、箴、铭、诔、哀、碑文、墓志、行状、吊文、祭文等三十余大类，却未加以说明。他把赞分为赞与史述赞二体，把论分为设论、史论、论三体，似乎无此必要。另外他还把赋按其内容分为京都、郊祀、耕籍、畋猎、纪行、游览、宫殿、江海、物色、鸟兽、志、哀伤、论文、音乐、情等小类，把诗歌细分为补亡、述德、劝励、献诗、公讌、祖饯、咏史、百一、游仙、招隐、反招隐、游览、咏怀、哀伤、赠答、行旅、军戎、郊庙、乐府、挽歌、杂歌、杂诗、杂拟等，成为后世分类诗赋选集的滥觞。

清初姚鼐编选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，分古文为论辨、序跋、奏议、书说、赠序、诏令、传状、碑志、杂记、箴铭、赞颂、辞赋、哀祭等十三大类，与《文心雕龙》和《文选》相比较，就眉目清晰得多，续选者大体以之为师法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
### 三、《文心雕龙》的创作论

在《文心雕龙》一书的上篇里，刘勰曾对各种文体的写作，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要求。而在下篇，他用大量的篇章总结了有关创作的一些共同规律。其中一部分是创作理论，一部分是写作技巧。这是全书的精华，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
下面便来谈谈有关创作理论技巧等问题。

#### （一）论构思

下篇一开始，就提出了文章的构思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。因为构思是开始创作的第一步。为什么刘勰采用“神思”作为本篇的标题？这是因为人的思想比电光还要迅速，当人们闭目凝思时，古今中外，那怕上下几千年，相距一万里，他们所想念的事物，无不一瞬间，就能奔赴眼底。说是神思，毫不过分。当作者进行思考时，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虽是想象，却犹如身历其境。在作者的头脑中构拟成一幅内容广阔而且丰富生动的画面。但是，要把它刻画出来，却并非易事，这是因为“意翻空而易奇，言征实而难巧”。刘勰教人要“秉心养术，无务苦虑”。所谓“术”，不外乎“积学以储宝（积累知识），酌理以富才（斟酌事物之理用以丰富作者的才

能)，研阅以穷照（增加阅历藉以养成鉴别事物的能力），驯致以怵（一作绎）辞（顺应自己的思路，寻找恰当的文辞）”，然后讲求声律，运用意匠以进行创作。刘勰认为这就是“驭文之首术，谋篇之大端”。他认为思理的妙处，在于“神与物游”。神志清醒，则思路畅通；神志不清，则思路闭塞。所以进行构思时，必须不为外物所干扰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以便进入物我交融的思想境界。

在《神思》这篇文章中，刘勰指出：由于作者构思有快有慢，文章篇幅有长有短，所以作品的写成也有快有慢，并举出了一系列的例证。他还指出：提笔为文时，有的人事理贫乏，有的人文辞杂乱。他认为“博见为饕餮之粮，贯一为拯乱之药。”只有既博见而又能贯一，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。

## （二）论比兴

比兴与赋都是《诗经》作者的创作方法，最早见于《毛诗·周南训诂传》：“故诗有六义焉，一曰风、二曰赋、三曰比、四曰兴、五曰雅、六曰颂。”又《周礼·天官》：“太师教六诗，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。”一称“六义”，一名“六诗”，实际内容完全相同。刘勰把赋列为一种文体，却又说：“诗有六义，其二曰赋。赋者铺也，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刘勰认为这就是赋这种创作方法的特点。实际上赋就是直陈其事，这里对此就不多谈了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和前代的人对于比兴所下的界说。

郑玄注说：“比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；兴见今之美，嫌于媚谀，取善事以劝喻之。”郑司农众（先郑）说：

“比者比方于物也，兴者托事于物。”“比方于物”就是借用事